

张教立◎著

都市军营

Dushijunying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72077

1544

都市军营

张教立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市军营/张教立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3. 11

ISBN 7-5033-1664-0

I. 都… II. 张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846 号

书 名: 都市军营

作 者: 张教立

责任编辑: 张 鹰

装帧设计: 林 元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<http://www.jfwyph.com>

E-mail: jfwyph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60 千字

印 张: 6.875

印 数: 1-3050

版 次: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664-0/I·1329

定 价: 15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住院 / 1
台上台下 / 24
那年那兵 / 45
左邻右舍 / 63
病友 / 82
老娘土 / 95
肖秘书 / 114
都市军营 / 131
老实头 / 150
三口之家 / 162
复员 / 179
转正 / 197
后记 / 212

住 院

这是一所全国闻名的部队医院,这所医院聚集了全军乃至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,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。如果你有幸,不!应该说不幸。如果你不幸染病,不得不到这个医院去治疗的时候,你会有一种感觉,就是来这里看病的老百姓比军人多得多,门诊楼里操不同口音、着不同服装的人,匆忙地跑前跑后,艰难地上楼下楼,人挤人,脸对脸,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害病。到了住院部登记住院的时候,你又会有一种愿望,就是这个医院的病房大楼最好能建到一百层,因为等候住院排队,排上半年六个月是经常的事。按照这个时间计算,越轨女孩子肚子里有了种子,想住院打胎,等排上队的时候,就只能到妇产科当产妇,去采摘苦果了。当然,这只是“理论数据”,打胎不一定非要住院,即使要住院,医院也会采取有力措施,不会让你等那么久,以免私生子满街跑。



挂号大厅里熙熙攘攘,张玉梁虽然穿着军衣,佩戴着上尉军衔,但却不能在“军人挂号处”的窗口排队,因为他是带父亲来看病,要挂地方人员的号。

张连根老汉六十多的年龄,看上去像是七十多的样子,被生

活重担压弯了的腰佝偻着，整个身体成了一张弓，蜡黄的脸上沟渠纵横，书写着在艰难环境吃苦受累的全部履历。现在农村的年轻人穿上漂亮衣服，从外表上看与城里的年轻人没有多大区别，但是上年纪的人不一样，即使完全是城里人打扮，别人也能看出来你是农民，因为长期的农村生活会在一个人身上铭刻无法磨灭的印记。挂号大厅的几张长条椅子上早就或躺或坐地挤满了人，张老汉被二儿子玉柱搀扶着，无力地靠在墙上，好像玉柱一松手，他就会瘫坐在地上。

张连根两眼已经昏花，但是玉梁那一团绿色的模糊身影一直在他的视线内。他在玉梁面前一直有一种负疚的感觉，在生产大队当了多少年的党支部书记，一颗心都操在了大伙身上，对这个从小就不吵不闹、乖巧听话的大儿子，自己几乎就没有怎么管过。直到玉梁高中毕业，被验上兵要离开家了，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。现在这个家在经济上主要靠玉梁支撑了，为了补贴家里，他把自己的开支已经压缩到最低限度，上次探家时，他说他是坐的火车卧铺，但他姐姐给他洗衣服时，却发现了他口袋里的硬座车票。

“对象吹了？”今天早上一见面，父亲就问。他要对儿子已经告诉家里的事，再证实一遍。“吹了！”玉梁肯定地回答。“谈了一年，咋又吹了？”“前边是一年，后边是一辈子。”

父亲知道，女方吹的主要原因是玉梁的家在农村，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好，经济负担太重。

“二娃子，挂个号多少钱？”父亲看玉梁还在排着长队，有气无力地问玉柱。

“一般的号几块钱，专家号可能得十几块。”儿子回答。

“让你哥挂一般号就行了。”

“我哥说了，这一次不管花多少钱，也要在这里找最好的医

生把你的病治好。”

张连根不再言语，闭上干涩的眼睛，任凭嘈杂的人声冲击脆弱的耳膜。

今年春天，乡卫生院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后，张连根并没有把自己得了肝炎的事告诉玉梁。农村得肝炎病的人不少，以前有“肝炎肝炎，活不了三年，条件不好，还要提前”的说法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医疗技术高了，肝炎不算什么难治的病，“得了肝炎，住院半年，半年不好，没完没了”，治起来麻烦就是了。玉梁快三十岁的人了，谈了个女朋友还吹了，他觉得这件事比自己得了肝炎病还要让人心里难受。

玉梁拿着挂到的专家号，走过来轻轻地喊了一声“爸”，张连根才艰难地把眼睛睁开。

二

办公楼里首长们办公的这一层，总是静悄悄的。

杨文汉看看表，再有五分钟就开会了，才连忙把桌子上的文件收拾起来，锁进保险柜，拿起笔记本朝楼上的会议室走去。

“部长，请等一下！”杨文汉刚走到楼梯口，秘书小方追上来，悄声说：“大营门来电话，说是您二叔来了。”

杨文汉皱了一下眉头，为难地说：“我家现在没有人，你先安排他在招待所住下，我开完会再过去见他。”

杨文汉心神不定地开完会，赶快往招待所走，心里猜测着二叔这次为什么而来。

二叔年近古稀，小时候也算是苦大仇深，七八岁就给地主家放羊喂猪，因为没上过学，五尺长的扁担，一条横在面前知道是个“一”字，两条横在面前不知道那是个“二”字。有一次生产队

里分柴火，他不认识夹在柴堆上写有自己名字的字条，看到别人一车一车地往家拉，在一旁急得大喊：“哪个是我，我在哪？”从此二叔便在村里留下笑柄。在信奉“阶级斗争，一抓就灵”的年代，生产队按照公社的要求，准备组织一次忆苦思甜，生产队长让二叔在群众大会上发言，按照那时候的规矩，发言前要先念一段“最高指示”，二叔不认字，只有靠自己背了。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这句话，他背了好几天。开会前，生产队长说：“你先把那条‘最高批示’背给我听听。”“好吧！”二叔信心十足地说，然后扯着嗓门大声喊：“最高指示：千万不要阶级斗争。”吓得生产队长连忙说：“唉呀老哥，你苦也别忆了，甜也甬想了，让我多活几天吧。”

杨文汉的父亲去世早，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能够度过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，多亏了二叔。二叔虽说没文化，但是身强力壮，在生产队里拿最高的工分。他曾经有过短暂的婚史，婶婶和肚子里的孩子被村里的赤脚医生一起送上不归路之后，他没有再娶。父亲只有弟兄两个，叔叔不仅把杨文汉家里的重活累活全包了，还对侄子侄女们视同己出。即使是在农村生活最困难的那些时日，他也能帮助寡妇嫂子让孩子们开学时交上学费，过年时穿上新衣。

后来，杨文汉当兵、提干、被推荐上大学、结婚，一步一步地自然得像行云流水。

杨文汉的爱人是个贤慧懂事的女人，她知道二叔以前对待杨文汉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，所以，对待二叔也像对待婆婆一样亲近。

二叔第一次被接到部队来，是在杨文汉结婚之后不久。小两口陪着他玩了一天，上午去了公园，二叔说：“这么一大片平坦地，不种庄稼种草，真可惜！”下午去了动物园，二叔说：“骆驼的

个子那么大，不拉犁，不拖车，白养活它了！”他最不习惯的事，是在城里动一动就要花钱，“喝碗水就要七毛钱，这日子怎么过！”他感慨地说。杨文汉纠正他说：“一碗水不是七毛钱，是两毛钱。”二叔不高兴地说：“怎么不是七毛钱？我喝一碗水你给人家两毛钱，喝了水以后我去撒尿，看厕所的老头又找我要了五毛钱，我要是不喝那碗水，也不会去撒那泡尿。”第二天他哪里也不肯去了，第三天就说在城里住着憋得慌，催着杨文汉给他买了张车票，回乡下去了。

此后的很多年，二叔没有再到部队来过。

“谁知道二叔这次来又有什事？”杨文汉心里嘀咕，他走走着一抬头，看见方秘书正在招待所门口等他。

三

天冷了，北风把树枝、电线都当成乐器，演奏着凄凉的歌。施工机械不畏严寒，伸出长臂，挖掘着城市的土地，栽种下一幢又一幢的高楼大厦。

张玉梁不知道这些新建的房子都是干什么用的，反正不是当医院，不然老百姓看病就不会这么难。

为了节省开支，玉梁将父亲和弟弟安排在一个城乡接合部的个体小旅馆。这个名为“益群”的小旅馆，只有一个小院、十几间平房，每个房间每天收费四十元，两张床，没有电视、卫生间，被褥床单虽然破旧，还算干净，枕巾是众多的男人和女人用后脑勺加工而成的油毛毡。条件虽然差一点，但价钱比机关招待所便宜多了。张玉梁让服务员换了枕巾，往暖瓶充了开水，赶快照顾筋疲力尽的父亲躺下休息。

玉梁本来想和玉柱聊聊家里的情况，不料玉柱往床上一躺，

先响起了鼾声。他昨天在火车上照顾老人一个晚上,今天又陪着老人在医院做了一天检查,也确实累了。

玉梁坐在木凳上,端详着父亲的脸,心里在隐隐作痛,时光已经用无情的手为他整了容。苦惯了、忙惯了的父亲,从支部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的这几年,明显地衰老了。当年的威严在这张轮廓依旧的脸上已不复存在。玉梁还清楚地记得,在自己当兵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父亲那张自信、刚毅的脸,像一面旗帜,引导着村里的父老乡亲战天斗地,苦度春秋。父亲那时候对自己家里的事基本不管,进了家门就吃饭,放下饭碗往外走,母亲总说他把家里当成了旅店,但玉梁从没有见过他向妈妈交住店的钱。他对待自己的几个孩子,与对待栏里的羊、圈里的猪,似乎没有什么区别,管你冷不冷、饥不饥,那是娘们的事。玉梁从小就敬畏父亲这张面孔,母亲在父亲面前说自己学习好的时候,父亲没有一句表扬的话,冻结着不变表情的脸上,看不到一点开化的迹象。当父亲知道儿子学习有时不太好的时候,也没有一句批评的话,严肃的脸上会增添一层霜,让玉梁看了心里发冷。玉梁小时候好像没有体会到什么是父爱,但是乡亲们对父亲敬仰的表情,由衷的好评,在他的成长过程中,比父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。父亲那瘦小微驼的身躯,是他心里的一块丰碑。

在玉梁入伍前的那几天时间,父亲的面孔有了微妙的变化,冷峻的脸上多了几分温情。在玉梁离开村子到县里去集中的那一天,父亲用手有力地抓住他的胳膊说:“大娃子,我今天不去送你了,到部队好好干!”

玉梁的家在一个小山坡上,手扶拖拉机开出去好远,他看到自家院子的门框里,还镶嵌着父亲的瘦小身影。

那是铭刻在他心中的一幅画。

现在,父亲静静地躺着,双目紧闭,气若游丝,好像是呼出的

多,吸入的少,收支不平衡,生命的老本在一点一点地消耗。有些检查项目还没有出结果,离开医院时,玉梁悄悄地问了医生,医生说初步诊断是肝硬化,建议做好住院治疗的准备。父亲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疾病的严重,一个劲地对玉梁说:“别再浪费钱了,让我回家去吧,我不想死在外边。”撕肝裂肺的话,让玉梁听了,难过得泪水直往心里流。

玉梁准备晚上就先找同乡高阳借点钱,然后再想其他办法,争取让父亲早日住院。

四

二叔前几次来,杨文汉都把他安排在家里,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吃,一起住,可以聊聊天,有个温馨的氛围。但二叔和家里人的生活习惯差别太大,烟头随地乱扔、解了手不知道拉水箱这些事,家里人还能理解,但他的作息时间让正在学习的儿子和女儿受不了。吃过晚饭,没有想看的电视节目,他八点钟就上床,有了想看的节目,他十二点还不睡,电视机的声音又调得非常大。杨文汉和爱人商量,二叔以后再来了,就花点钱让他在招待所住。现在儿子正忙着考托福,所以杨文汉让方秘书把二叔安排在了招待所。

杨文汉到招待所见了二叔,当然没有说怕他影响孩子,只是讲怕孩子影响他休息,才让他住在招待所。二叔不在意地说:“反正过几天就到医院住去了,在哪儿先凑合两天都没关系。”

杨文汉吓了一跳:“怎么会到医院去住?”

“我这阵子肚子不好,乡卫生院的人说是慢性痢疾,让住院治,不然会落病根。我寻思着,我侄子在部队就管着医院,在你们这里住院还不如到他那里住院,就打车票来了。”

“部队医院不是哪个人管的，干部的亲属看病也要花钱，住院也要排队。”

“这个我懂！”二叔说，“谁看病谁出钱，咱不占公家的便宜。现在电视里正放康熙私访，乡亲们看了都说，和珅拿公家的钱办自己的事，不是个好同志，当官可不能跟他学。临来前我卖了一口肥猪，看病的钱足够了。但是，住院你可不能让我总等着，我家里还有好多事情要办。”

“看病的事我尽快安排，花钱不用您管。如果需要住院，我再找人挂号排队。”杨文汉说完，嘱咐二叔早点休息，就赶快往家走，他明天上午要在一个会议上讲话，晚上得熟悉一下稿子。

回到家里，杨文汉对女儿杨晶说：“我和你妈这几天正忙，你哥哥又准备考试，你最近在家没多少事，明天陪你二爷去医院看病。”

杨晶满脸难为情：“怎么还让我陪二爷出去？”

二叔有一次到城里来的时候，杨文汉知道他不愿意出去玩，就和杨晶一起陪他逛了一趟街。二叔好奇心强，进了一家商场，蹲下去用手摸了摸水磨石地板，对杨文汉说：“人家这水泥地打得真光滑，还刻着花，往后咱们家盖房子也用这个标号的。”路过一个咖啡屋时，二叔隔着玻璃往里看了看，问杨晶：“晶晶，你说这些人都是害的啥病，怎么一块喝中药？”有家珠宝店开张，在店门口举行仪式，二叔看到主席台上铺着的红地毯，感慨地说：“城里人有钱真会烧包，那么新的被子垫在地上！”

“你二爷到城里来的少，有些事情不明白，说了外行话，不能怪他。”杨文汉劝女儿，“如果城里人到了乡下，比乡下人到城里闹的笑话更多。你不信？我问你，你那么爱吃面包，知道面包是怎么来的吗？”

“面包是白面做的，白面是小麦磨的，小麦是农民种的。”

“回答正确，加十分。”杨文汉给女儿开玩笑说，“如果你哥哥，肯定会回答成‘面包是在商场里买的’。我再问你，你知道小麦什么时候播种、什么时候收获吗？”

“小麦一年两季，你问的是哪一季？”

“真新鲜，我活这么大，第一次听说小麦一年两季。”

“怎么没有，不是有冬小麦，有春小麦吗？”杨晶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照你这么说，前几年有个少年杨晶，现在有个青年杨晶，我有两个女儿啰！”

全家人都笑了。

杨晶说：“我同意明天陪二爷去看病，不过我要劝他在外边少说点话，免得别人笑话。”

杨文汉又叮嘱女儿：“明天早点去挂号，不要麻烦医院的同志。”

“知道了，老生常谈！”杨晶嘟囔了一句。

杨文汉的爱人对杨文汉说：“我差点忘了，刚才医院的齐院长还打电话找你。”

“噢，是吗？”杨文汉说，“可能又是医院要建综合楼的事。”

五

高阳是张玉梁初中时的同学，三年前，他凭着张玉梁借给他的八百元钱，开始在这个城市里闯世界。他收过废品，卖过蔬菜，后来在一个自由市场经营水果生意，租了几个摊位，雇了三个帮手，俨然成了小老板，一年有几万元的收入。

收到玉梁的传呼，高阳赶紧回了电话，叫了辆出租车，好不容易才找到益群旅馆。他提着两袋子水果，刚进到院子里就喊：

“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让军官家的老太爷住到大车店来了！”

高阳高高瘦瘦，尖嘴猴腮。玉梁和他已经一两个月没见面了，他看见高阳脸上的气色不错，满面春风，被人求总是件令人自豪的事。他身上的包装也向城市化又迈进了一步，西服上衣虽然皱皱巴巴，袖口上却缀着名牌标签。“一拉得”领带没拉紧，核桃大的喉结得以在细长的脖子里上下自由滚动。不协调的地方是两条裤腿短一截，一双皮鞋净是土。

玉梁喜欢他那一副热心肠，讨厌他那一副乌鸦嘴。

高阳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先向张连根问了好，又掏出一个存折和一沓钱递给玉梁说：“存折上的一万块钱是我借给你的，留给大伯住院用，这一千块现金是我孝敬大伯的。”

玉梁连忙摆手。

高阳说：“你不用客气，赚了钱就是要花的，能花出去那才叫钱，花不出去那是废纸。肝病要富养，住的可以将就一点，在吃上边不能马虎，你们先把这些方便面、咸菜瓶子收起来，给老爷子买点营养品，以后花钱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。”

“钱应该是够用了，关键是检查结果出来了要尽快住院。”玉梁忧虑地说。

“那就找领导帮助说说话，不行就送点礼，”高阳果断地说，“火到猪头烂，礼到事情办。”

“这是部队！”

“你常年坐在机关里，不要书生气十足，往来之情，哪里都一样。听讲话，遍地都是君子，看行动，到处都有小人，不见礼，谁给你办事？”

“我从家里带了几瓶‘高粱烧’，就是准备到时候送人的。”玉柱在一边插嘴。

“领导干部肚子里都是琼浆玉液，撒泡尿那就是低度酒，还

看得上你这几瓶‘高粱烧’。”高阳不以为然地说，“要送就送人民币，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老狼，舍不得老婆逮不住流氓，舍不得寄钱养不了爹娘，舍不得票子住不上病房。”

玉柱笑了：“高阳哥话里的词一串一串的。”

“你不该卖水果，应该去卖糖葫芦和烤羊肉。”玉梁揶揄高阳。

张连根睡了一觉，醒来后精神好了许多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现在老百姓很多方面都感到满意，就是对有些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有意见。”

“我要是共产党的总书记，谁的官越大，就让谁拿的钱越少、住的房越小、坐的车越破。对贪污受贿、滥用职权的，逮住一个枪毙一个，这个办法就等于给腐败他妈吃了避孕药，能让腐败断子绝孙。”高阳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，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你说话总是那么极端，因为这个方法不可行，所以当不了总书记。最好是有时间了学学新党章，写个申请书，先当上普通党员再说。”玉梁笑着说。

“好，听你的话，我下辈子一定争取！”

“我也活够本了，已经预订了去阴曹地府的门票，等着我的不是张着大口的坟墓，就是烧得通红的炉膛。我住院早一天晚一天都没关系，宁可等几天，也不要再多花钱。”张连根苦笑着说，他的表情是刚毅的，但语调里含着悲伤。

“不，宁可花点钱，也不能再等了，命都保不住了，还要钱干什么！”高阳激昂地说。

玉梁点点头，他决心在父亲悲观失望的废墟上，建立起能够治愈的精神支柱。他深情地对父亲说：“你现在就是吃好、睡好、心情好，别的什么事都不要操心。我先到医院问问情况，实在不行了再回机关找找有关的部门和领导，请他们跟医院讲讲情。”

“人多了乱，龙多了旱，和尚多了没水吃，母鸡多了不下蛋。找人不能找杂了，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，你盯着一两个管事的就行了。”高阳胸有成竹地说。

“别再卖你的葫芦串了，少说两句蜘蛛不会在你嘴上结网。”玉梁对高阳说，“时间不早了，咱俩都走，我回去加班写材料，你回去安排明天的生意。”

六

杨文汉开了一天会回到办公室，刚要给家里打电话，想问问杨晶带二叔看病的情况，电话铃先响了。

电话是齐院长打来的：“部长家里的老人来看病，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在大厅排队挂号，让我的面子往哪搁呀！”

“我叔叔本来就是普通老百姓，排队挂号有什么不可以的。我倒想问你，我叔看病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这种事我要是不知道，这院长还能当吗？”齐院长没有回答杨文汉的话，反而反问了一句。

“好了，说正事吧，你昨天找我，肯定又是反映建综合楼的事？”

“还是老同学了解我。”

“下个星期准备召集有关部门的同志听一次汇报，你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。”

“谢谢部长的关心。”

“最近，我又听到有人反映住院难的问题，在综合楼的事情没有确定之前，你们能不能先少收治一些地方的病人，优先保证军人和军人家属。”

“这是个老问题了，恐怕不那么好解决，一是我们医院名声

在外,老百姓到了大门口,你不能看着不管;二是标准经费低,医院收治的军人越多,贴的越多,现在的经费缺口主要靠收治地方病人赚的钱来弥补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,综合楼建设的问题机关尽量协调,我还准备抽时间到现场看一看。住院难的问题靠你们挖掘潜力,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下矛盾。”

“医院刚刚开会研究了,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措施,这件事你放心。我今天打电话是想请老人家一起吃顿饭,顺便了解一下他的病情。”齐院长不等杨文汉回答,连忙又说,“先声明一点,这顿饭与申请建综合楼无关。”

“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,医院里那么多病号,你为什么不清请他们吃饭?再说了,了解病情有医生,也用不着你院长亲自出马呀。”

杨文汉看不到齐院长涨红了的脸,只是听到通过电话线传来的笑声。“我们一起在大学学习的时候,老人家还正是身强力壮,到学校去过好几次,我还享受过他从家里背去的土特产,这顿饭算我还老人的情总可以吧。”

“这还说得过去,不过,你请客你得出钱。”

“放心吧,肯定不会花公家的钱。”

杨文汉放下电话,从文件夹子里翻出来医院的请示又看了看,觉得医院建综合楼的理由还比较充分。病房大楼的床位本来就很紧张,又被理疗、化验等设备占去了两层,建一栋综合楼,既可以缓解医院附属用房的不足,也等于增加了医疗床位。如果像请示中所讲的,建综合楼所需经费主要从医院对外收益中解决,机关只补助一部分,这件事可能会更好办一些。

他拨通了分管副部长的电话。